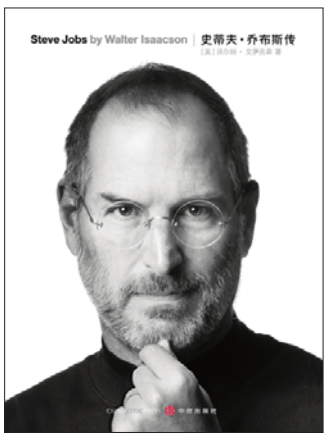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苏轼

16 火线



◆书名:《史蒂夫·乔布斯传》
◆作者:【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提要:

乔布斯的个性体现在他创造的产品里。正如苹果的核心理念,从1984年最初的麦金塔到整整一代人以后的iPad,一直都是端到端的软硬件整合,乔布斯本人也是如此:他的个性、激情、完美主义、阴暗面、欲望、艺术气质、残酷以及2006年Macworld大会上,幻灯片上是30年前的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控制欲,这一切都跟他的经营理念和最终的创新产品交织在一起。

这种融合在其个性和产品中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极致。他的沉默跟他的咆哮一样骇人,他训练自己可以一直盯着人看而不眨眼。有时候这种极致是迷人的,那种鬼才式的迷人,比如在他热切地解释鲍勃·迪伦音乐之深刻的时候,或是在揭幕产品时,无论什么在他口中都能变成苹果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产品。然而有时,他的极致又很恐怖,例如当他厉声谴责谷歌或微软对苹果剽窃的时候。

这种极致促成了他对世界的二元论观点。苹果的同事们称其为乔布斯的天才/白痴二分法。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有时候一个人同一天就能得到这两种评价。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他对产品、对想法,甚至对食物的看法:不是“史上最棒”,就是差劲儿、脑残、没法儿吃。因此,发现任何瑕疵都可能引发乔布斯一顿咆哮。一道金属涂层、一颗螺丝钉的曲线、一只机箱上蓝色的深浅、一款导航屏幕的直观性一他会一直骂它们“烂透了”,直到某个时刻他突然称赞它们“完美至极”。他把自己看做一个艺术家,他也确实是,所以他纵容自己具有艺术家的性情。

他对完美的追求使得他要求苹果对每一款产品都要有端到端的控制。如果看到伟大的苹果软件在其他公司的蹩脚硬件上运行,他就会浑身难受,甚至更糟;同样,一想到让未经审核的应用或内容污染苹果设备的完美,他也会有过敏反应。这种把硬件、软件和内容整合成统一系统的能力使他可以贯彻简洁的理念。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曾说过,“自然喜欢简洁与统一”。史蒂夫·乔布斯也这么说。

数字世界最根本的分歧是开放与封闭的对立,而对一体化系统的本能热爱让乔布斯坚定地站在了封闭一边。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传承下来的黑客精神倾向于开放的方式,几乎没有中央控制,人们可以自由地修改硬件和软件、共享代码、用开放的标准写程序、避开专利系统,有跟多种设备和操作系统兼容的内容和应用。年轻的沃兹尼亚克就曾在那个阵营:他设计的Apple II就很容易拆开,而且预留了很多插槽和端口可以让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而从麦金塔开始,乔布斯成为了另一个阵营的开创者。麦金塔就像是一部电器,硬件和软件紧密结合,无法修改。这牺牲了黑客精神,却创造出一种无缝而简单的用户体验。

之后乔布斯下令,麦金塔的操作系统不会供其他任何公司的硬件使用。微软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允许Windows操作系统在各种机器上授权使用。这虽然没有催生出最优雅的计算机,但是却帮助微软统治了操作系统世界。当苹果的市场份额缩小到5%以下时,微软的策略被视为个人电脑领域的胜利者。然而从长期看,乔布斯的模式证明是有一些优势的。当其他计算机制造商都在商品化时,苹果即使以很小的市场份额都能保持极高的利润率。例如在2010年,苹果的收入只占个人电脑市场的7%,但是却获得了营业利润的35%。更重要的是,在21世纪初,乔布斯对于端到端一体化的坚持使苹果得到发展数字中枢策略的优势,让用户可以桌上电脑跟各种便携设备无缝连接。例如,iPod就是这个紧密接合的封闭系统的一部分。要使用它,你就必须使用苹果的iTunes软件,并从iTunes商店下载内容。其结果就是,iPod高雅而令人愉悦,正如后来的iPhone和iPad一样,跟那些不提供端到端无缝体验的杂牌竞争产品形成鲜明的对比。

2 心脏病解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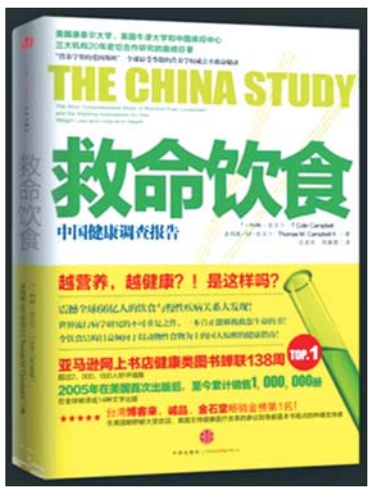
提要:

心脏,是生命的关键,然而在美国,它也常是造成死亡的关键。估计有40%的美国人将死于心脏或是循环系统功能失调,死亡人数远超过其他损害或病痛——包括癌症!近一百年来,美国的第一大死因几乎都是由心脏病拔得头筹,这个致命疾病没有性别或种族的差别,所有人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中。

如果你去问女性朋友,对女人而言,究竟是心脏病的威胁较大,还是乳腺癌的阴影较大?许多人绝对会回答是乳腺癌,但是她们错了!女性心脏病的死亡率是乳腺癌的8倍!我们可以说,“最美国”的运动是棒球,“最美国”的点心是苹果派,而“最美国”的病,非心脏病莫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3年后,即1953年7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在这段期间,共计有3万名以上的美军捐躯。光是300名22岁的“年轻军人”中,竟然77.3%都显示有罹患心脏病的明确迹象。77.3%这个数字真是够让人目瞪口呆了!数字出现的时候,大家仍对这个头号死因不甚了解,而这份研究清楚指出,心脏病会一辈子发展,而且每个人都有罹患的可能!这些军人可不是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打发时间的大胖子,而是处于青春年华的巅峰状态。从那时候开始,其他研究也陆续确认心脏病在美国年轻人的身上,也相当频繁。

话说回来,心脏病到底是什么呢?大体来说,形成心脏病的构成要素之一,就是硬化斑。硬化斑是一层油油的蛋白质、脂肪(包括胆固醇)、免疫系统细胞,以及其他累积在冠状动脉内壁的物质。我曾听一名外科医生说过,如果你用手抹过覆盖了硬化斑的动脉,感觉就好像是抹过一块热热的奶油蛋糕一样。如果你的冠状动脉堆起了硬化斑,那就表示你已经罹患了某种程度的心脏病。以在朝鲜阵亡的军人的解剖报告来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动脉硬化斑的累积程度,严重到90%的动脉都阻塞了。这就好像花园里的水管被夹上一个夹子了,只能靠着细细的水流来浇灌干枯的花园一样。



◆书名:《救命饮食》
◆作者:T·柯林·坎贝尔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那么,这些军人怎么没有心脏病发作呢?动脉只剩下10%畅通,怎么会够用呢?其实,如果动脉内壁的硬化斑是经过好几年慢慢累积的,那么血流就有时间慢慢调整。我们可以把流过动脉的血液想象成汹涌的河川,如果你每天在河边堆几个石头,堆了好几年,就像硬化斑在血管壁慢慢累积,如此水流将会另外找路,形成小支流或小隧道,或许也会再汇聚成一条新河道,然后流向目的地。这些穿梭在附近或钻过石头的小通道,就叫做“支系”。我们的心脏也一样,如果硬化斑是经过好几年慢慢累积而成,那么血流就有时间可以发展支系,血液也依然能流经心脏。然而,一旦硬化斑累积过多,就会导致血流严重受阻,这时你的胸口将会疼痛难耐,这就是心绞痛。不过,这种慢慢累积的硬化斑,很少会导致心脏病发作。

那么,究竟是什么才会导致心脏病发作呢?其实,那些累积得不那么严重、阻塞不到50%动脉的硬化斑,反倒常常是导致心脏病发的主因。事实上,所有的硬化斑外头,都包裹着一层薄膜状细胞,能够把硬化斑的核与血流分开。然而,在这些危险的硬化斑里面,这层薄膜状细胞却异常薄而脆弱,因此当血液冲过之时,就会对它们造成侵蚀,甚至使之破裂。一旦这层薄膜状细胞破裂了,硬化斑的主要内容物就会与血液混合,之后,破裂处附近的血液就会开始凝块,凝结会不断增加,也会很快地堵住整条动脉。若动脉在短时间内被堵住,血流旁支来不及发展,流经破裂处的血液就会大幅降低,心肌也无法获得所需之氧气,进而导致心肌细胞开始死亡,心脏的搏动机能也就逐渐失效。此时,患者可能感到胸口极为疼痛,上至颈部下颚、下至手臂也可能产生剧痛,总之,病患这时已经面临死亡大关了。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27 寻租改革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Ⅱ》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提要:

王安石改革的方向与指导思想“看上去挺美”,为的是两条——国强与民富。任何一个改革,如果不是以国强民富为旗号为幌子以逞私欲,而是真正想达到、能达到这两个目的,那都是值得称道的好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端而又端正而又正,王安石的改革动机纯而又纯粹而又粹,天地良心可以作证,王安石根本没有想从改革中捞一把的想法与企图。比如“青苗法”,按照王安石的“制度设计”,是完全兼顾了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的,是完全能够实现国家与人民利益双赢的。在春上时节,对于农民而言,恰是“青黄不接”之时,在以往,农民每到这时节,都要向地主与豪强去借贷,借贷利息相当高,往往达到三分甚至五分利息,这就是说,夏收秋收后,农民收获的一半要归地主们弄去了,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制定了“青苗法”,规定由国家向农民贷款,利息二分,这利息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挺高的,但与地主放贷相比,要低多了,农民受益,国家也得利,真是双赢。确实是: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从这里来看,王安石改革失败,并不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王安石改革失败也并不是因为反对者过于强大,王安石在推进改革中,意志非常坚定,措施也是霹雳手段,“虽千万人吾往矣”。在王安石那里,不管你的权有多大,地位有多高,私交有多深,关系有多铁,谁要是反对改革,谁要是阻挡历史车轮,就要把谁拉下马来。司马光是他的好朋友,司马光反对改革,那对不起,请你下台;欧阳修是他的恩人,他被提拔到中央,老欧说过不少好话,帮过不少大忙,但欧阳修反对改革,对不起,请你出去;王安石的亲弟弟说了改革的坏话,对不起,我要大义灭亲,把你的职务降下来再说。王安石有最大的“当权派”宋神宗支持,他几乎把所有的改革“绊脚石”都挪开了,改革派占住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机关,政令基本上是畅通的,事实上,王安石的改革并没有胎死腹中,而是轰轰烈烈地推行了近十年。反对者反对无效。

但王安石的改革最后失败了。他的失败,也许不是败在他的改革方向与改革思想,也许不是败在他的敌对者与反动派,败就败在他改革的支持者与政策的推行者,甚至是他理想中的受益者。我们还是以青苗法为例吧。王安石把放贷权从地主豪强那里收了上来,收归了政府,从理论上讲,农民可以不以高利贷而可以低息贷款了,即使不打击地主豪强,农民也会自觉到政府来贷款,但政府是虚化人,政府里的干部是政府的化身,贷款不是从政府贷而是要从政府里的干部手上来贷,名义上的政府权力由实际上的干部掌握,要到我这里来贷,可以,但你要给我一点好处。农民在向地主贷款的时候,是不需要好处费的,讲好价钱,就愿打愿挨得了,利息高是高了点,但是一次性的,是一锤子买卖,现在到了政府干部手上,政府的利息低,但另外的支出就高了,而且由于在地主那里借贷,是市场经济,你这个地主利息高了,我换个地主,没你山麻雀,我照样垒窝。王安石原先设计的改革受益者——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冤大头、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真的是改革的方向错了吗?真的是改革的反对力量太强了吗?非也非也。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改革的反对者也不是这次改革失败的主因,问题出在改革的执行者身上,有时,反对者的破坏力比不上支持者的破坏力。在王安石改革中,有很多人反对改革,也有很多人支持改革,反对者未必思想不端正,而支持者呢?思想未必端正。很多人觉得这是捞钱的绝好机会,所以对改革是大力支持,极力推进的,他好在改革中寻租啊,青苗法把地主的贷款权收权归于“抽象”的国家,实际上由国家实体——官吏来执行,权力转到官吏手上,如果官吏这个权力不受制约,那么就会滥用。是王安石没有想到这一个漏洞吗?我们有点说不清楚了,作为政治家,对这些应该是看得到的,按理也是应该防范的,但有时政治家不能不留一些改革的漏洞,因为他需要人来做事,这就是说,改革在一些政治家的眼中,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与助推力,王安石是不是如是观?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上,王安石的改革借助了这种腐败的力量,结果被这种腐败弄得惨败,弄得一败涂地了。“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这句话,如果没有王安石改革等事例做注脚,我们只会感觉它是一句标语而已,而有了历史垫底,我们才懂得“干部是决定因素”,真的不只是“标语”,而是国家事业兴亡的“标本”——对于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前,它是“标”,对于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它是“本”。